

象可像，非常象

——童雁汝南“肖像系列”背后的方法论

杨小彦

童雁汝南在解释他的肖像画时，举了庄子“庖丁解牛”的典故，用以说明他的“方法论”。我觉得这个例举颇有意义，点出了一种属于东方的认知路线。这一认知路线，用庄子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道”：“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”。

何谓“道”？庄子借庖丁的话做了精妙的解释。开始时，“所见无非牛者。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”这是“天理”，也就是“道”。其中的要旨是：见全牛时，仅只为“技”，是一种具体的“目视”，虽浑然一体，却不知从何入手。“天理”之“道”则相反，不见全牛，无须目视，“官知止而神欲行”，只有“神遇”，入刀处就了然在胸了。“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”。之后，“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”，达到了“善刀而藏之”的境界。唐人所谓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，说的正是这一境界。

童雁汝南以此为例，说明其艺术之目标，表面在肖像，实际上却不是肖像。

大凡学画人物者，开始时只见全人而不知从何入手。训练乃至领悟再三后，全人隐退，结构、造型、虚实、明暗、色调成其依赖路径，得以画像其人，得以肖似。时人多停留于此，而把精力放在所谓的“风格”之中，明叫表现，弄不好却可能会演变为一种花招，而遮蔽其对人之内质的认知，把画类同于像，以画像为目的。画像而有所表现的，已上一层楼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虚夸之声随处可见，沉浸于此，竟失却自觉。

究之内里，虽然不见全人，但只是把全人变成了恒定之画法，一套因长期训练而凝固的“图式”。贡布里希说，先制作后匹配。制作什么？制作的就是“图式”，也就是一套习得的程式。通常对此的说法是，先行努力把既定图式学到手，学到活灵活现，然后，在这一活灵活现之图式上，附加一套意义的解释。

这恰是绘画之末路表现。

童雁汝南的使命恰是突破这一层藩篱，把绘画作为直击人心之利器，探寻其中之视觉真理。这一视觉真理正隐含在一系列不间断的观看之中，并落实为一系列的写意，以直达“道”之终极。此“道”者，既是“人道”，更是“天道”。

所以，我觉得无法再用“图式”去理解童雁汝南的创作。他所做的，也不合适用“风格”一词加以说明。尤其是，当他恒定地以一种尺寸、一种构图、一种表情，反复地为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、不同信仰、不同个体的现实中人，他们可能是学者，是艺术家，是哲人，是精英，是同道，是朋友，是亲戚，是偶遇，是惊艳，不一而足，留下在样式上近乎统一的肖像时，他的目标显然是，为大千世界存留无穷无尽的征象。在他的认知中，这一征象正是“道”本身。

所以，童雁汝南的作品是意会，不是描绘；是神遇，和目视之逼真毫无关联。

童雁汝南提笔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。

所以他下笔是一种意到笔不到的挥洒，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。画成之后，远看五官具备，轮廓分明；稍一近看，居然浑然一体，只有意而不见象。

老子断言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老子提醒我们，通常所说之“道”，它是一个名词，或一种命名。凡是可以命名的“道”，不是他所指之“道”，而是一种被定义的“道”，表现为一种可解释之“名”。真正的“道”犹如真正的“名”一样，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。这正是“非常道”之“道”，以及“非常名”之“名”。庄子对此领悟道：“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”他区分了“言”和“意”之不同，强调“言”的目的在于“意”，而不是“言”本身。以此去理解老子，则“道”不是目的，“名”也不是目的；恒长之“道”，恒长之“名”，深藏于表面之“道”与“言”背后，因而是一种“非常道”与“非常名”之“道”与“名”。王弼对此可谓深有体认。在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中，他引入了“象”，用以讨论“言意象”之特殊关系：“夫象者，出意者也；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以寻言以观象；象生于意，故可以寻象以观意。言以象尽，象以言著。故言者，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，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。”

在这里，言是议论，象是形象，意是体认。世界由议论去叙说，艺术由形象去建构，而体认却完全是一种内心的领悟，是通过领悟去除包裹世界的所有虚言与假象。诗人的目的是去言得意，艺术家的目的是去象尽意，都落实在一个“意”上，而转化为“道”。这就象“得鱼忘荃、得兔忘蹄”一样，目的不是描绘世界的外观，不是肖似对象的面容，不是再现现世的表情，而是揭示“道”之真义，一种原初的起始状态。

简言之，把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之句型用来解释童雁汝南的系列作品与长达二十三年如一之创作，我觉得可用“象可像，非常象”概括之。这里，像是表面的，而“非常象”之“象”实为恒定之“象”。如果再引入另一汉字“相”，则它们内里的逻辑关系，以及因此一逻辑关系而揭示之“方法论”，也就一目了然了。夫象者，一相也。象可像，非常象，是为相也。

象是千百万人之面容，像是艺术家再现世界之手段，相则为一。无数具体之象，千变万化，从此一路径观之，实为一“相”而已。此一相，是“一”，由道而来。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

童雁汝南对此不知以为然否？

2021 年 10 月 5 日草之